

SEPTEMBER
2016

3

NOONSTORY
正午

到海底去

特写 | 叶三：恋恋老娘

随笔 | 淡豹：到海底去

访谈 | 老树画画：在家拈针绣花，出门提刀杀人

随笔 | 董里雯：柏林的野猪

随笔 | 张亦霏：为徐浩峰画像

个人意见 | 刘小东谈文脉



台海出版社

NO
ON

正午故事
NoonStory

SEPTEMBER
2016

3

NOONSTORY
正午

到海底去

特写——叶三：恋恋老狼

随笔——淡豹：到海底去

访谈——老树画画：在家拈针绣花，出门提刀杀人

随笔——覃里雯：柏林的野猪

随笔——张亦霆：为徐浩峰画像

个人意见——刘小东谈文脉

台海出版社

NOON 正午故事
ON NoonStor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午 . 3, 到海底去 / 正午故事著 .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 2016.8

ISBN 978-7-5168-1117-7

I . ①正… II . ①正…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9845 号

正午 . 3, 到海底去

著 者 : 正午故事

责任编辑 : 刘 峰

执行编辑 : 罗丹妮 魏 阳

装帧设计 : 苗 倩

内文制作 : 陈基胜 龚碧函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21

电 话 : 010-64041652 (发行 , 邮购)

传 真 :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 thcbs@126.com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1168mm × 850mm 1/32

字 数 : 130 千字 印 张 : 9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1117-7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特写	恋恋老狼	003
	四平艺人	019
	机核：玩游戏的，都是朋友	037
	直播女孩	053
	二重奏	064
随笔	为徐浩峰画像	083
	柏林的野猪	095
	到海底去	111
	我古怪的流浪汉朋友	121
个人意见	刘小东谈文脉	139
	周云蓬的清单	143

个人史	我在动批这十年	155
视觉	王轶庶：非虚构的虚构	167
访谈	李翊云 写作的两种野心	187
	老树画画 在家拈针绣花，出门提刀杀人	203
长故事	普通纵火案	227
	斗鸡江湖	244
	微笑的尸体	261

特 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恋恋老狼

文_叶三

一

据说，如果你想寄封信给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只需要在信封上写“湖南卫视”和收信人的名字，就能顺利送达。而如果你从黄花机场出来，拦下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你要去湖南卫视，司机便会一边熟练地转方向盘，一边问你：“来看明星吧？”在长沙，湖南卫视就是这样一个不需要地址的地方。

2016年3月10日傍晚，长沙的小雨时停时歇。阴沉的天空下，广电大厦上的芒果状台标像一只橘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下属楼群：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国际影视会展酒店、国际会展中心、骏豪花园（圣爵菲斯）——明星们入住的地方。这便是占地2823亩的金鹰影视城，湖南卫视的大本营。

广电大厦T2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一些人从下午三点起就打着伞，站在这里。这是500名前来参加今晚《我是歌手》录制的大众评委，他们中的每个都经由数次电话筛选，

最终从几万名报名观众中脱颖而出。参加这一档热门节目的录制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人们满脸热情，跃跃欲试，衣着隆重的姑娘不时从手提袋里掏出粉盒，对着小镜子补妆。

T2 内部的演播厅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不见天光，气息复杂；大型演出器材的钢铁味儿，红色座椅的皮革味儿，舞台冷焰火残留的味道和扫也扫不尽的槟榔渣的味道，年复一年地混在一起。现在，灯光暗了下去，为时一天半的轮流试演正式结束，最后一名排练的歌手退到了后台。工作人员熟练地拉起隔离带，等待观众入场。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的王牌娱乐节目之一，这一周，赛事正进行到第四季的中期。

封闭的后台里，没人知道老狼此时在想什么。依照赛制，作为补位歌手，他将最后一个出场。今年老狼 48 岁。这一天的早上六点他起床跑步——他希望自己在台上看起来精神一些。在酒店附近的人工湖边，他用手机拍下了落下的雪珠。

2015 年 12 月 6 日，老狼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专场演唱会，《我是歌手》的总导演洪涛特地跑到北京来看。演出后第二天，洪涛和宋柯约老狼吃饭，邀请他加入。洪涛对老狼说：“我们的硬件是国内目前这种节目中最好的，我们肯定会对歌手非常负责任。”老狼有点感动。回家，他看了看节目，觉得自己还是不太习惯。他告诉洪涛“算了”。

春节后，宋柯又给老狼打电话：“你来补位吧，反正没几场。”好友高晓松也打来电话劝他。老狼说：“再不答应，就好像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对于观众来说，《我是歌手》的录制就是一场小型演唱会。

不同的是入门安检严格，手机和照相机都必须寄存。开场前，现场执行导演和总导演洪涛轮番上台暖场，带领观众排练鼓掌、欢呼和互动，将观众已经十分高涨的情绪煽得更加高涨——如同冷兵器时代的战前动员。不足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演播厅中，五百名观众半围住圆形的舞台，六台摄像机直接面对观众席，等待拍摄他们的表情。而对于歌手，除了舞台上和后台内无数的摄像机、摄像头，每人还有两名跟拍导演贴身跟随。所有捕捉到的素材都将被剪辑进节目中，在一周后播出。

欢呼和掌声此起彼伏，五光十色的照明灯灭了亮，亮了灭，歌手们逐一登台。“女神！”“男神！”“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几乎从一开始，观众便毫无障碍地进入了集体狂欢。赶上快节奏的歌，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跟随节奏，热气腾腾地挥舞双手——无论是温度还是气氛，演播厅都非常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健身房。

老狼演唱的时候，挂在舞台两侧的电视蓝屏上一句一句地打出歌词。他选择的曲目是朴树的《旅途》。

十点钟，投完票的大众评审走出演播厅。雨已经停了，人们将热量和兴奋带入夜色，缓缓四散。演唱完毕的歌手则留在后台，接受采访和拍摄，等待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

凌晨两点钟，洪涛宣布，老狼在七名歌手中排名第六。

对于这个结果，老狼先是略感失望，之后表示信服。“我觉得好像还行，但是看了回放之后，觉得不够细腻。舞台实际上放大了很多细节，这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因为我们一直演音乐节这种专场。而且那种气氛，实际上最后呈现不是靠电视，而是靠当时的气场。”

老狼将歌手互投的第一名给了张信哲：“小时候唱过《爱如潮水》。”经历过人生中第一场真人秀，他的感受是“我尽量配合，我们自己玩高兴就行”。关于《旅途》，老狼说，爱的人就能死，不爱的人永远听不下去。“我还是希望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去做这件事，我对《旅途》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感情的。”

从影视城到湘江中路的“老长沙”小龙虾馆，开车差不多四十分钟。正式录制节目的前一天，老狼和他的乐队朋友们在这里吃晚饭。“老狼？你是老狼吗？”端着笼屉的服务员小姑娘惊喜地问。老狼看着一大摞猪油拌饭，犹豫了一会儿，伸手拿过一碗。饭桌上他回忆了这辈子唯一一次代言经历——“狼神”皮衣。据说在广告片中，他将一件皮衣轻轻盖在“同桌的她”身上。哄笑声中，包间外的音乐换成了《同桌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年轻的嗓音在模糊地问。唱完一首，音乐又换回了时下的流行歌曲。“别人是唱歌，《同桌的你》词曲作者高晓松曾这样说过，“老狼是歌唱。”

二

1963年出生的黄小茂记得他的30岁生日，是在北京华威公寓的办公室中度过的。当时他是“大地唱片”的企划和制作人，过生日的那天，他正在和同事们筹备《校园民谣I》。

“大地唱片”成立于1990年，公司名字来自Beyond的歌《大地》，香港音乐人刘卓辉是词作者，也是“大地唱片”的创办人之一。两年后，“大地唱片”进驻北京，成为国内第一家真正意

义上的、体制外的唱片公司。公司出品的第一张唱片是艾敬的《我的1997》，黄小茂将它定位为“城市民谣”。民谣系列是“大地”的计划，城市民谣之后是校园民谣。

那是一段乌托邦般开心的日子。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大地”向全国征集歌曲，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包一大包的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歌曲小样堆积如山，同事们分头试听，遇到一首出色的，便冲出办公室兴奋地大叫。下了班谁也不愿意回家，都聚在办公室抱着吉他唱歌，田震、那英、景岗山这些歌手干脆就住在公司里。

在堆积如山的小样中，黄小茂发现了《同桌的你》等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校园歌曲，也发现了高晓松、郁冬、金立、沈庆和老狼。

“老狼的声音吸引了我，”黄小茂说，“他的音色温暖，打动人心，比很多职业歌手更有魅力。”他最终决定不用职业歌手，而由校园歌手来演唱录制《校园民谣I》，“只要他们自己能唱，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唱，虽然不完美，但就是他们的表达打动了我”。

正式录音之前，“大地唱片”组织了一场试唱。很多人记得那个秋日，在北京礼士路广电部的大楼门口，一大帮年轻人挽着裤腿坐在站岗的士兵旁边。

那是1993年，老狼已经大学毕业两年。

大学期间，老狼和高晓松组了个名为“青铜器”的重金属乐队。乐队的贝斯手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一次排练完，老狼骑车陪贝斯手去经贸大玩，电贝斯很沉，老狼替他背着。到了校门口，贝斯手说把琴给我吧，“进学校的时候他背着琴，倍儿引

人注目。给我气得，我说这小子”。那是个抱着琴就能约到姑娘的好年代。

大学毕业后，老狼当了两年工程师，负责制造电子控制部件。工作每天都在重复，他不喜欢。1993年秋天在广电部的录音棚录完试唱，老狼辞了职，去甘南草原玩了一个月。年底，《校园民谣 I》正式录制发行，老狼唱了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流浪歌手的情人》。

录完歌，老狼与大他 5 岁的黄小茂混成了好朋友。他跟黄小茂说：“我想来你这儿工作，当个企划什么的。”黄小茂问他：“你想没想过当歌手？”——“可以吗？好吧。”于是老狼成了“大地唱片”的签约歌手。签了之后基本上没演出，老狼知道《同桌的你》红，但不知道到底有多红。20 多岁，正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节，几个文艺男青年整天混在一起，想的是怎么约姑娘——串大学，晃地铁站，找大草坪弹琴唱歌，盼着被女歌迷认出来。

1994 年，CCTV 的大学生毕业晚会在保利剧院录制，老狼穿白衬衫、牛仔裤，坐在一堆大学生中间对口型唱了《同桌的你》。那场晚会彻底红了两个人，一个是演《幸福鞋垫》的何炅，另一个便是老狼。第二年，由江苏电台、南京电台发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办的“光荣与梦想”演唱会是老狼第一场真正的演出。那场演出汇集了那英、毛宁、杨钰莹、林依轮、黄格选、陈明、陈琳、潘劲东等一共二十多名当时最具实力的歌手，演出之前，老狼紧张得在厕所猛吐，“完全和电影里演的一样”。

老狼红了，《校园民谣 I》也在热卖，但在那个盗版猖獗的年代，发行唱片挣不到钱。“大地唱片”勉强支撑到 1994 年，

最终被迫转卖。1995年，老狼到了黄小茂创立的“风行唱片”。当初有五六十首校园民谣以每首几千块的价钱签给了“大地”，黄小茂跑回“大地”，买了一批回来。

“一切都来自偶然，”老狼形容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是小茂把那些好歌挑出来，让我唱。那个时候高晓松也说，他的歌除了老狼唱，谁都不让唱——特牛逼。”

“老狼在我心目中很奇怪，”黄小茂说，“他不是个创作型歌手。歌手有两类，一种是创作型的，也就是现在的唱作人；另一类是职业歌手，技术很完美，自己不写歌。老狼跟别人不同的是，几乎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唱的歌都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黄小茂看来，在流行音乐中，校园民谣这批歌手是真正开始表达的一拨人。“跟老一辈不一样，这批人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年代，是比较幸福的，天真烂漫，开始有一点小资。那个年代充满了这种气氛，单纯，有情怀。不同的年代造就了不同的音乐，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处在真实的浪漫的青春记忆中，他们之前的青春记忆都是苦逼歌。”

直到今天，黄小茂和老狼仍然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唱《同桌的你》，老狼穿件白衬衫，在台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是个羞涩的大男孩。”黄小茂将那时的老狼形容为“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读《在路上》，开口就是远方”——“现在长成二皮脸，可没大没小了。人年轻的时候有朋友不新鲜，时间一久，来往的朋友并不多。”

在老狼的朋友中，黄小茂是唯一没有劝他上《我是歌手》的。“我让他问问自己，假如你表现不够理想，别人说三道四，你难

不难过？你不难过那就无所谓。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个节目就不适合你。”

黄小茂还说，老狼唱第一首歌就红了，第一首歌就决定了一生要做的事儿，这样的歌手很少很少。“顺了这么多年，也确实需要经历一下——我相信大家还是喜欢他的。”黄小茂已经很多年不看电视了，听说老狼最后去了《我是歌手》，他决定看一看。

三

1993年北京音乐台FM97.4成立，在工体举办“新人新曲新风气”演唱会，作家杨葵被邀请去做总撰稿。在歌手资料中，他看到了老狼的照片：“彩色照片，那会儿还满脸青春痘呢！”见到本人聊了几句，杨葵觉得老狼“随和也活跃，像是个能相处的人”。

杨葵属于老狼的“作家朋友”。朋友带朋友，圈子越滚越大。结识杨葵不久，黄小茂去了香港任凤凰卫视音乐总监，“风行”成了无主之城。老狼过上了演出走穴、和各种朋友混日子的生活。老狼将走穴称为“唱卡拉OK”，一个月卡拉OK一两次，收入不低。

杨葵历数过他们先后沉迷的各项庸俗活动：打牌；打台球；聊天，聚众批判流行文化；喝酒……每一项都能玩得醉生梦死。圈里的张弛和艾丹有名的能喝，“他们两个人喝酒就专挑老狼，因为我们一般敢于说不。老狼脾气好，每次都醉得一塌糊涂。所以一说张弛招酒局呢，老狼就特别害怕，但是呢，他特别仗义，到时候肯定去”。

——有一些清晨，老狼从宿醉或一夜狂欢中走到大街上，看到阳光耀眼，兢兢业业的“班儿逼”正排着队等公共汽车。

作家张弛 2000 年出版的《北京病人》记述了那段肆无忌惮的生活。“那会儿闹得简直是昏天黑地。”杨葵说，“我们这几个都还算是少年得志，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基本上算是当时社会上的阔人，早早地把名利这一关给过了。”

《恋恋风尘》之后，老狼好几年没有动过出个人专辑的念头。“可能一有钱特别容易养成惰性，人就不够敏锐了。”在老狼的朋友圈中，他觉得大学同学石康是个认真的人。“我们俩当时都是文学爱好者，我没想过将来会出版，他就想将来是不是要得诺贝尔啊。他真的会有一个远大理想，然后就一步一步地按着那个去了，这挺了不起的。而且按照他设计的去做，他甚至就获得了一部分成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获得的都太容易了。我是因为唱了一首歌，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他可能一直在付出很多东西。”

后来石康特别认真地告诉老狼，他想写数学史。

老狼走穴，曾跟“超载”一起到大庆。“超载”开场，然后是刘晓庆。高旗演完了，跟老狼在后台聊天，突然一个小歌迷痛哭流涕冲进来：“高旗我们热爱你！”老狼特别感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歌迷。人家买一张 100 块钱的票，只看看高旗就走了，其他什么刘晓庆，什么老狼，在他眼中什么都不是。”又一次，老狼与解晓东同台，解晓东在台上又唱又跳那首 1995 年春晚的成名曲《今儿个真高兴》，下了台，老狼问他：“你怎么还唱这歌？”解晓东说：“你看这些人花钱来看你，他们其实就奔着这首歌，你让他们高兴了，你也不损失什么。”“我一想

也对。后来我在唱那些歌的时候就会去想，别人想获得的东西、想表现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

2002年的一天，老狼看朋友在怒江地带拍摄的纪录片。屏幕上的帐篷里，一道天光射下来，地下生着火，村子里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就好像是生命中某一个时刻，特灿烂又留不住。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有一种自毁情结，比如我有特心爱的东西，我老爱放在一个特边缘的地儿，我也不是成心要毁，它就是突然有一天就那么破碎了。”他将这些情绪写成一篇文字，用作第二张个人专辑《晴朗》的文案。

“我记得些碎片，”老狼这样写，他把朋友们的名字列在下面，每个名字后面跟了一句话，“88号有人在放我们最喜欢的唱片。”“我们在路上，以眩晕的速度穿越风景奇美的异地，狂欢狂喜，有时悲恸有时唱。”唱片出版后分发给朋友们，老狼把唱片打开，圈出每个人的名字送给他。杨葵说：“那一刻我觉得挺感人的。”

那个时候，老狼的女朋友已经从美国留学回来。与昔日胡闹的朋友们步调一致，老狼也买了房子，收敛身心，逐渐脱离疯狂的生活。那一年他34岁。

《晴朗》是制作人宋柯入职华纳后督促老狼录制的。杨葵喜欢“晴朗”这个名字。“老狼很像晴朗这个词，我觉得他是阳光的。他很少有负面的东西，即便是特别狼狈的时候。”后来，一有人请杨葵帮忙起书名，他就说，起就起“晴朗”这样的，不要挑那些怪词。“这是个普通的词，但是你一听见，就觉得虽然平淡，但是特别豁亮。”